

(古|代|言|情)

# 鳳怒·凌云志

上

郁轩 著

YUXUAN ZHU

綫裝書局

卷外傳

一、

二、

三、



四、

# 鳳 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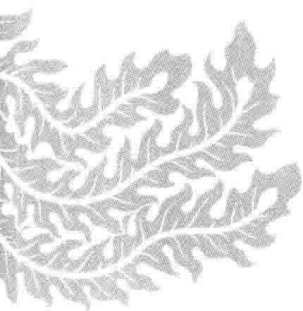
凌  
云  
志

上

郁軒 著

YUXUAN ZHU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凤怒：凌云志：全3册 / 郁轩著. — 北京：线装书局，2018.1

ISBN 978-7-5120-2668-1

I. ①凤… II. ①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3209 号

## 凤怒·凌云志（上）

---

作 者：郁 轩

责任编辑：姚 欣

出版发行：线装书局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日月天地大厦 B 座 17 层（100078）

电 话：010-58077126（发行部）010-58076938（总编室）

网 址：[www.zgxzs.com](http://www.zgxz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北京柯蓝博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24

字 数：33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0 册



线装书局官方微信

---

定 价：98.00 元（全 3 册）



## 目 录

第十二章	第十一章	第十章	第九章	第八章	第七章	第六章	第五章	第四章	第三章	第二章	第一章
.....	.....	.....	.....	.....	.....	.....	.....	.....	.....	.....	.....
342	292	259	231	200	161	134	109	084	053	026	001



南齐，金陵，安国公府。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前国公夫人果真是国色天香，媚色天成啊，哈哈哈哈哈！”

“能给战无不胜的玉面修罗前国公爷戴绿帽，是我这辈子的荣幸，哈哈！”

傅凌云瘦弱的四肢被禁锢住，入眼的是神情丑陋的男人，入耳的是污言秽语。她满眼绝望，恐惧地尖叫。

她多想咬舌自尽，可女儿淳于芷还在傅冉云手里，她不能死。

眼角悄悄流下泪水，她想起早上傅冉云眼含泪水述说国公府开支艰难，她毫不犹豫把剩下的嫁妆交给她。傅冉云马上翻脸不认人，命丫鬟和姨娘们把她捆起来，以女儿的命为要挟，让她像个府里养的姬妾一般出来陪客。

不知过了多久，这帮衣冠禽兽们终于尽兴离去。最后一位出门的是北齐时点的状元郎张回峰，他掏出一沓子银票给如今的安国公、傅冉云的丈夫淳于沛，淫邪地笑道：“安国公，你大嫂的滋味儿可真不错，哈哈！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淳于沛赔笑道：“张大人欢心便好，日后常来。”

傅凌云眼中的最后一丝希冀破灭，原本她以为可以向淳于沛求救。

她心口抽疼，恶心欲呕，嘶哑的声音干涩地问：“淳于沛，我是你大嫂，你大哥泉下有知……”

亲妹妹谋算她的嫁妆，丈夫的弟弟助纣为虐，傅凌云真是被这对狗夫妻利用得彻底。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贱人给我闭嘴！从小，人人都说淳于湛武功强悍，是战

无不胜的战神，可有谁注意过我淳于沛？同父同母，为什么安国公的爵位要传给他，而不传给我！就因为我晚生他几年？”淳于沛破口大骂。

傅凌云哆嗦着手，摸到腿上一条长长的如蜈蚣似的疤。她眼含热泪，悲愤怒骂：“淳于沛，难道你忘了我是怎么对你的？北狄叩关，逃难的路上，傅冉云尖叫引来流寇，我为救你们，挡住流寇拖延时间，差点失去这条腿……初到金陵，我把江南所有的嫁妆交给你们重建安国公府……我和你大哥把你们兄妹当作儿女抚养，处处关照……”

淳于沛眼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冷笑道：“不妨告诉你，当年淳于湛凯旋，我送了一封家书给他，并在信纸上抹了毒！他口口声声说为弟妹着想，既然如此，我想要这爵位，他就让给我吧！可先皇居然让你那傻儿子继承爵位，不然焕云就不会送他去酒楼摔死！哼，你给大哥戴了七八顶绿帽，大哥泉下有知，定会死不瞑目！哈哈！从今日起，淳于湛会成为整座金陵城的笑话，他的威名因为你荡然无存……”

傅凌云大痛，眼前发黑，苍白的唇颤抖如风中落叶：“淳于沛，你不得好死！”

“啪！”淳于沛狠戾地甩了她几个耳光，又一脚把她踹下床榻，满脸嫌恶地离开，留下恶毒的两个字：娼货。

傅凌云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

她是在丫鬟瑞雪的哭声中醒来的。

瑞雪见她睁眼，恐惧地哭道：“大夫人，二夫人疯了，要淹死芷姑娘！”

傅凌云惊痛，一口血喷出来。

傅凌云痛恨之中爆发出最后一丝力气，爬下拔步床，瑞雪早已为她穿了衣裳，她双腿抖颤，快步走出院落，越走越快，最后跑起来，随瑞雪来到人工渠边。

淳于芷小小的身子在渠水里挣扎，脸上满是划痕，而傅冉云竟然站在岸边，每每淳于芷的头浮出水面，她就用竹竿把淳于芷戳下去。傅冉云脸上浮着淡淡的温柔的笑意，像个玩游戏的天真孩童，乐此不疲，却让人毛骨悚然。

“傅冉云！”傅凌云暴怒，淳于芷再也没有浮上来。

傅凌云心脏紧缩成一团，她爆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吼，“你杀了我的芷儿，我

要你偿命！”

傅凌云猛地顶向傅冉云，后者猝不及防，两人差点掉落水中。

淳于芷的奶娘印嬷嬷惊慌失措地掰开傅凌云的手，拉起傅冉云……

“你们这些狼狈为奸的混蛋，不得好死！”傅凌云牙关咬得咯咯响，不甘地瞪着二人。

傅冉云抖了抖身上的水，狠狠地踹了两脚傅凌云，就像刚才对待淳于芷那样，语气天真娇憨，吐出的字眼却无比恶毒：“大姐姐，你看你满身狼狈，今儿就是和你女儿葬身之日。从此，定南侯府的嫡长女和安国公夫人就是我傅冉云！哦，我差点忘了，我娘用秘药让你那个没用的娘难产，做了父亲的平妻，你娘不服气，生生气死！要不是那老不死的外祖母把你娘的嫁妆攥在手里，你以为你能活这么多年？”

傅凌云已是强弩之末，她抱起淳于芷僵硬的小身子，发出最后一声长吼：“傅冉云，淳于沛，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旋即，她的手松开岸边的水草，母女俩随着滚滚的人工渠流出安国公府，流向城外的护城河，流入孤村野店外的河流。

北齐，燕京，定南侯府。

时值夏日，菱花窗外蝉鸣阵阵。

傅凌云抚着额头醒来，脑子里浑浑噩噩，如蝶翼轻颤的羽睫陡然睁开，一双澄澈似清泉的美眸染上血红，犹如地狱里爬出来的厉鬼，美眸中滔天的恨意熊熊燃烧。

纤纤素手抚上额头，额角光滑如初，没有浅淡的疤痕。傅凌云眸子里诡异地闪过一道红光，翻身坐起，环目四顾，双鲤戏荷纹茜红纱帐，床不是南齐金陵的拔步床，而是北齐燕京的大炕，屋内的摆设熟悉而陌生。

一瞬间，她眼中划过一抹不可思议，如果她没出现幻觉的话，这是她出嫁前的闺房，素手再次抚上额角，那里真的没有疤痕了，但是额头异常滚烫，是发烧了。

她不是和女儿一起死了吗？难道被人救了？可即便得救，也不该回到燕京啊！右手下意识地摸向腿侧，那条蜈蚣疤也不见了！



傅凌云怔了怔，或许是她前世在佛前敲了两年木鱼，佛祖大发慈悲，让她重生一回？

眼中闪过一道道幽冷的光，她对小林氏母女三人以及淳于沛掏心挖肺，可傅冉云和淳于沛这对黑夫妻居然害得她一家人惨死，既然重新活一世，这些辜负她的人，陷害她的人，算计她的人，她一个都不能放过！

傅凌云抑制住激动的情绪，穿鞋下炕，刚走到花厅门口，听到穿廊里传来几道声音。她扶住眩晕的脑袋，听清了是小林氏、傅冉云母女的声音。

小林氏像是宠溺调皮的孩子般叹息：“凌丫头从小跟着她表兄弟和表姐妹读书识字，难免多愁善感，心肠慈悲。侯爷在家时畅谈沙场，这丫头偏偏听不得，幼年时有一回还吓晕了过去。又常常念叨身子骨不好，怕拖累国公爷，才冲动说了退亲的话，国公爷千万不要放在心上，等我哄她两句，也就罢了。”

“夫人，国公爷大度，岂会跟大姐姐计较？”傅冉云娇嗔。

“是，是我说错话了！”小林氏轻笑。

一墙之隔的傅凌云心惊，脑袋似要炸开，她前世的记忆里从来没有这段对话，小林氏母女俩一唱一和，分明坐实了她想退亲的意图，可她什么时候听到父亲定南侯谈起沙场就吓晕了？

安国公清冷的声音突兀地响起：“贵府大姑娘是金尊玉贵的人儿，可这亲事是祖父和侯爷定下的，侯爷戍守南疆，我少不得要问清大姑娘的心意，以免将来做对怨偶，坏了大姑娘的终身。”

小林氏道：“连翘，去瞧瞧大姑娘是否醒了。”

“是，夫人。”连翘行了一礼，朝内室而来。

傅凌云安静地阖着眼，脸色泛着病态的苍白，两靥潮红，一副熟睡的样子。

连翘进门瞧了一眼，便惊讶道：“姑娘醒了？”不等炕上的人有反应，她退回踏进来的一只脚，回身道：“国公爷，夫人，大姑娘苏醒了。”

花厅里静谧片刻，安国公冷漠地开口道：“请夫人带路吧。”

连翘撩开茜纱帐，把帘帐勾在衔红珊瑚珠凤钩里，忽然，她转身战战兢兢地说道：“国公爷，夫人，姑娘太累，又睡下了。”

傅凌云冷笑：她明明没醒，硬被连翘说苏醒，安国公进来后，看见的是紧闭双眼的傅凌云，这是明目张胆地告诉安国公，她不想见他。

傅凌云眼含热泪：淳于湛，一别经年，君无恙否？她眨了眨眼，才没让泪水流出来。

淳于湛瞥了眼茜纱帐内，傅凌云果然紧闭双目，他眉梢轻拧，屋内的温度陡然下降，正在他准备甩袖离去，身后传来细弱软糯的嗓音：“连翘……是夫人来了吗？”

连翘看着缓缓睁开眼睛的傅凌云，有点傻眼。

傅冉云将连翘拉到一旁，欢喜道：“大姐姐，你终于醒了！国公爷来探望大姐姐呢！”

如果没有刚才在花厅里的铺垫，傅凌云甚至觉得她的声音真挚而欣悦。终于醒了？谁说她刚才是在装睡吧？

傅凌云虚弱地笑道：“刚才做个噩梦，吓醒了。”她抬袖擦了擦额角的虚汗，转头看见屋内正中央的高大男人。

那人似笑非笑地看着她。

傅凌云袖子拂过眼睛，她真怕自己失态地哭出来，日思夜想的人就在眼前，她怎能不高兴呢？

小林氏看了眼连翘，皱皱眉，眸中有种笃定，却蓦然听傅凌云礼貌地对安国公道：“国公爷，凌云失礼了，还请国公爷移步花厅，凌云整理衣衫，稍后给国公爷见礼。”

小林氏面色一僵，那种笃定瞬间消散。安国公看看小林氏，再看看傅凌云，轻颌首去了花厅。

小林氏临走前朝傅冉云递个眼色，傅冉云微不可见地点点头，转身喜悦地为傅凌云挑选首饰和衣裳，带着一丝仰慕地说：“大姐姐，国公爷俊美无俦，高大魁梧，又是兵马大元帅，大姐姐得此佳婿，当是有福了。”

傅凌云淡淡地接上话：“妹妹说得有理。安国公府世代忠良，保家卫国，国公爷的父亲、叔父马革裹尸，老国公爷戎马一生，建立多少战功，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安国公更是少年英雄，沙场名将。”

以往她听到这种话，总会皱眉，说安国公残忍。

屋内的傅冉云和花厅里的小林氏皆是愣怔，只有安国公唇角愉悦地勾起，别有意味地扫过小林氏，眼风带着凌厉。

傅凌云挽了个飞仙髻，发间插了一朵洒金珠蕊牡丹绢花，上身穿樱桃红彩绣

牡丹纹浣花锦大袖衣，下着茜色撒君子兰齐腰百褶裙，略施腮红，掩盖苍白，轻轻眨眼，眸中流光溢彩，为病态的脸增添几抹亮色。

傅冉云看着高贵妍丽的傅凌云，别提有多嫉妒了，她的母亲小林氏是皇商林府的庶女，样貌和地位不如林老夫人所出的大林氏，也就是定南侯的原配嫡妻——傅凌云的亲生母亲。自然而然，她的相貌和地位也不如傅凌云。

她攥了攥手心，只要傅凌云死了，那么，定南侯府身份最尊贵的女儿便是她！想到这里，她和连翘使个眼色，然后扶着傅凌云起身：“姐姐，我们出去吧。”

二人迈步的同时，连翘向傅冉云伸出了腿。

这一切尽收傅凌云眼底，心中不由冷笑一声，还是前世的戏码。

傅凌云身子晃了一下，连翘准备去绊她的腿，她同时暗中扯了连翘一把。

傅冉云惊恐喊道：“啊，大姐姐——”

与此同时，连翘一个不稳，扑倒在傅冉云身上，二人齐齐向地面摔去，在跌下去的时候，傅冉云的额头重重地撞上桌角。

傅凌云装作一脸慌乱，出口惊呼：“三妹妹小心！”

这一切发生在瞬息，傅冉云晕晕乎乎地捂着额角，手上湿腻腻的，她疑惑地摊开手，看见满手的血，原本如黄莺出谷的声音发出杀猪似的嚎叫：“啊！血——我的脸流血了！”

她喊罢，头一歪，昏了过去。

傅凌云冷漠地看着傅冉云额角潺潺流血，眸中诡异的红光一闪而逝。

小林氏听到这声嚎叫，急速奔进室内，一看屋里的情景，傻眼了。

连翘叠在满脸血的傅冉云身上，傅凌云在两步开外，满面惊恐。

“来人呐，快请大夫。”小林氏上前，啪地拍开傅凌云的手，心疼地唤了声“三丫头”，恨道：“大姑娘，冉云是你的手足啊！你怎么忍心毁她容貌！”

言毕，她扬起巴掌要打傅凌云。

傅凌云冷笑，正要抬手格挡，却听一个冷冰冰的声音传来：“侯夫人没问青红皂白，怎就断定是大姑娘所为？”

小林氏抬起的手停在远处，双眼猩红，看着连翘怒声道：“连翘，你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事？你可要句句属实，若有一句假话，你全家都跑不掉！”

她垂下的眼朝地上的连翘使个眼色，狠厉非常，充满威胁。

连翘浑身一颤，声泪俱下：“夫人，刚刚大姑娘直直地朝桌子撞去，三姑娘去拉大姑娘，没承想，大姑娘推了三姑娘一把，三姑娘便磕到桌角了，奴婢拉三姑娘却没拉住……奴婢甘愿领罚，但奴婢绝不敢说一句假话。”

小林氏猛地抬起头，痛心地看着傅凌云：“凌丫头！你要是不满冉云，毁她容貌，你是长姐，那也罢了！可你千不该，万不该，因不满与国公爷的联姻便轻贱自个儿性命！今儿万一你磕破了头，我如何有脸去见九泉之下的大姐姐！”

主仆俩一问一答间颠倒黑白。

傅凌云神情委屈，开口道：“夫人明鉴，连翘说谎。分明是连翘故意绊倒三妹妹，还故意压向三妹妹！夫人不信，等三妹妹醒了再问，便可知真假。”

安国公点头：“夫人，我相信大姑娘说的话，而连翘说是护主，怎么反而压在三姑娘身上？这不合理。”

连翘慌了，她失去了最佳辩解机会，反而给安国公留下把柄。

“夫人，奴婢绝不敢害三姑娘啊！”连翘嘭嘭嘭地磕头求饶，哀求地看向傅凌云。

傅凌云眸色淡淡，连翘姓印，前世也是她的贴身大丫鬟，后来成了淳于芷的奶娘。前世她哀求印嬷嬷手下留情的时候，印嬷嬷怎么没有放过她女儿一条命？她忘不了印嬷嬷手中的刀子，忘不了女儿脸上的刀痕，忘不了印嬷嬷掰断她手的那一刹！

情况斗转直下，小林氏凝视傅凌云冷漠的脸，狐疑地试探道：“凌丫头，连翘是你的大丫鬟，你真的确定是她害了三丫头？”

傅凌云马上乖巧地说：“夫人，连翘是我的丫鬟，可冉云是我亲妹妹，孰轻孰重，我拎得清。夫人不必顾虑我的感受，连翘是我的丫鬟没错，但也是夫人送给我的丫鬟，夫人是侯府主母，处置得了她！我不会有半句怨言，这死丫头，今儿害三妹妹破相，嫁祸于我，传出去，我们侯府姐妹相残，整个侯府的体面都没了！连翘如此可恶，我怎能顾念情分留她？”

小林氏吃惊傅凌云变得这么狠，说出的话滴水更是不漏，暗示连翘出问题跟她脱不了干系，而且，她自己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现在安国公在这里，如果牵扯下去，让连翘说出什么不该说的，对她和冉云都不利。

想到这里，小林氏心里快速有了决断，她喝道：“连翘，你谋害三姑娘，陷害大姑娘，如今还有什么话说！”

连翘心如死灰，磕头磕得更响，大声号哭：“夫人，奴婢有罪，奴婢一人做事一人当，求夫人饶过奴婢的家人吧！所有的错儿都在奴婢……呜呜，求夫人饶了奴婢家人……”

小林氏心头一凜，吓斥：“你胡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说过要动你的家人了？”

旁听的安国公一挑眉，眼含深意地看了眼小林氏。

傅凌云垂眸冷笑，是小林氏自己说如果连翘说谎，小心她全家。

连翘哭声一顿，只顾磕头。

小林氏悄然瞥了眼傅凌云，掏出帕子擦擦眼角：“凌丫头，是母亲错怪你了，你三妹妹受伤，母亲一时心慌，又受这丫鬟蛊惑，错信了人，你能原谅母亲吗？”

傅凌云也取了帕子捂住眼睛，半扭过身子似乎不忍心看连翘，哽咽着说：“夫人为侯府操劳，我身边出了这等黑心肝儿的东西却没察觉，让三妹妹受了连累。女儿心里过意不去，如何能怪罪夫人，夫人不怪罪我便是我的福分了。连翘……任凭夫人发落！”

小林氏扶起傅凌云，满脸慈爱：“你是我女儿，我从未怪过你，便是你真不小心推了你三妹妹，我也不会真怪你的。”

那刚刚朝她扬巴掌的人是谁？傅凌云心里冷嗤。

安国公挑眉冷眼看笑话。

小林氏见无法让傅凌云亲口惩罚连翘，迫于安国公冷气外放，硬着头皮说：“连翘原瞧着是个好的，哪里知道人心易变，如今长成个歹毒性子。来人，把连翘拉出去杖毙！”

傅凌云忍不住朝安国公看了眼，只见安国公一副看好戏绝对不插手的模样，似完全没听懂小林氏的暗示。

小林氏甚至没问连翘的杀人动机，几个膀大腰圆的婆子把不断哀求的连翘拖下去，凄厉的哭声响彻梨蕊院。

小林氏浑身发寒，汗毛倒竖，叫来贴身丫头：“海桐，连翘死了后，赶紧敛了她，扔到乱葬岗上。”

傅凌云淡垂眼，小林氏记仇刻薄，连翘即便是她的人，但害了傅再云，怎么

能轻饶了她？

这一切结束后，傅凌云送安国公出府。

安国公英俊的脸上浮出歉意，口吻依旧冷如寒泉：“今儿大姑娘受惊了。”他若是不来定南侯府，也就不会有这出戏。

“国公爷的心意，我明白，多谢国公爷为我说话。”傅凌云蹲身福礼，看着安国公，她心中一片暖阳，这比什么都好。没有安国公，小林氏不可能那么快杀了连翘。

娉婷袅袅十四五，豆蔻梢头二月初。

傅凌云正当十四岁花骨朵一般的年纪，这一福身，窈窕的身姿，优雅的动作，悦耳的嗓音，安国公感觉心里有只猫爪子在挠，定定神，他虚扶一把：“不必道谢，我只是把看到的说出来罢了。大姑娘不怕吗？”

傅凌云一怔，须臾明白他问的是连翘的死。

她心底暖流涌动，前世经历国破家亡，逃亡路上多少人家易子而食，粥儿鬻女，这根本不算什么：“国公爷，我祖父老定南侯数十年前攻打南诏，骁勇善战，武勋起家，得封侯爵；我父亲定南侯和弟弟飞云镇守南疆，保家卫国。身为簪缨之家的女儿，一个诛心小丫鬟的死，我怎会害怕？”

她再次强调没有退亲之意，她可不想像前世一样，因为这个理由，再和安国公冷战三年。

这一世，她一定要守护和珍惜属于她的幸福。

安国公冷峻的眉眼缓和，眉宇间浮现丝丝温柔之意，目光盯着傅凌云略显苍白的小脸，只是他没有发觉自己的温柔和专注：“我相信大姑娘。”

傅凌云惊喜抬眸，她知道安国公今儿肯定有怀疑，这一句话，说明安国公是站在她这边的，傅凌云再次道谢。

安国公忍不住开口提醒：“数次探望，未能见到大姑娘，都是侯夫人和三姑娘出面。婚期将近，大姑娘须保重身子。”

傅凌云眼眶一热，原来安国公看出了小林氏和傅冉云居心叵测，这句提醒是在让她提防小林氏母女俩。她感激道：“多谢国公爷提醒，我不会让国公爷失望的。”

安国公似松了口气，未婚妻娇弱可以，可太柔弱就不是好事了，他见傅凌云

身子骨着实虚弱，谆谆叮嘱她好好养病，告辞离去。

傅冉云占了她的卧房看诊，傅凌云便去小书房暂歇，几个二等丫鬟和管事嬷嬷趁她睡着，跑去巴结讨好小林氏和傅冉云。等那些碍眼的人走后，傅凌云睁眼躺在贵妃榻上，脑海里浮光掠影地飘过前世的记忆。

犹记得前一世，每回生病时，安国公来探望，她都处在昏迷之中，小林氏耳提面命地提到安国公对病弱的她有多不满。她在小林氏的暗示下去寻祖父老侯爷退亲，结果被祖父斥骂不守诚信，把她送到偏僻的庄子上思过，直到出嫁的前半个月才回府。

临出嫁的前一天晚上，也是这样一个“意外”的磕碰，结果却是她额角磕在桌角上，破了相……安国公后来以为她对亲事不满，自杀未遂，冷傲的他在洞房之后，三年内没碰过她。

那一撞，她破了相，却成就了傅冉云爱护姐姐的美名。

也不知小林氏耍了什么手段，让她染上了风寒？风寒、昏迷、丫鬟、探病，这些都是小林氏安排好的，一环套一环，若她是安国公，恐怕也要对退亲之事信以为真。

傅凌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不知过了多久，她睁开眼睛，喊了两声，不见贴身丫鬟们，只有个三等小丫鬟进来伺候，她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丫鬟抬起眼看了眼傅凌云，赶忙低下头，乖巧地回答：“回大姑娘的话，奴婢叫作扁豆。”

傅凌云颌首，脑子里并无印象，她院子里有几个“豆”，分不清谁是谁，又问：“你老子娘是府外的，还是在府里当差？”

扁豆言道：“奴婢的老子娘是府上的。”

傅凌云又问了几个问题，才知道，扁豆的父母是小林氏的陪房，犯了错，被小林氏揪住打死了，扁豆是在庄子上长大的。

很显然，扁豆是不受待见塞到梨蕊院充数的。

小林氏的陪房是外祖母选的，扁豆算是外祖母的人，傅凌云不敢贸然对扁豆下定论，吩咐道：“扁豆，你倒盏茶给我。”

扁豆喂完傅凌云吃茶，突然开口低声道：“大姑娘，奴婢方才绕到屋后，听到张嬷嬷和夫人提起雪肌膏。”

雪肌膏？傅凌云蹙眉，雪肌膏产自西域，是贡品，对祛疤效果极好。数年前皇帝曾赏赐勋贵世家，他们定南侯府才传了一代，算不上世家，当然没收到赏赐。前世她额角磕破了，安国公曾送她雪肌膏，最后还是留疤了。

扁豆看了看傅凌云的脸色，不见她着恼，暗地里松口气，接着小心翼翼地：“还提到林府。”

傅凌云恍然大悟，她外祖母家是皇商世家，虽没爵位，但每年为朝廷捐出大笔粮食，很得皇帝宠信，自然也是有雪肌膏的。蓦地，傅凌云深深地看向扁豆，这个小丫鬟为什么告诉她这些？她脑子里可没这个小丫鬟的印象。

扁豆似看出傅凌云的顾虑，忙憨憨地说：“奴婢是大姑娘的丫鬟，当然向着大姑娘，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傅凌云轻颌首，让小扁豆出去，以免被她那几个吃里扒外的丫鬟们看见：“等过些时日，我叫你上来伺候。”

扁豆立刻变得欢喜，脚步轻快许多。

傅凌云叹口气，这小丫鬟大概是看见她处理连翘，把翻身的机会放在她身上了，从林府来的下人，除了投靠小林氏，便只能投靠她。

扁豆刚走，小林氏过来探望，语气和蔼：“凌丫头，你醒了？我让三丫头挪回她的桃蕊院了，今儿你受惊了。”

“夫人客气，我很好，夫人无须担心。”

傅凌云眉眼慈和，深藏起对小林氏的恨意，她在侯府里面没有倚仗，看前世光景，老侯爷该是个明白人，把她送到庄子上反而让她避了祸事，但是老侯爷不插手后院的事，她也不想被送到庄子上，只能暂时蛰伏。

而且，她记得傅老夫人该回府了，到时候府里有辖制小林氏的人，那时候再露锋芒不迟。

小林氏坐在贵妃榻边，细细察看傅凌云的神色：“凌丫头，我记得你跟连翘很要好，我也是气糊涂了才处死了她，你怎不劝劝我？”

傅凌云前世活了二十多岁，深宫不知去过多少回，察言观色的本领早练出来了，一看便知小林氏是试探，她不屑地冷哼，自作孽不可活，她什么都没做，当



然不会有破绽：“夫人，我跟连翘要好，可三妹妹是我亲妹妹，她陷害我也就罢了，还谋害三妹妹，况且，对于夫人处置，女儿怎好置喙？”

果然，小林氏的大丫鬟海桐脸色微微发白，连翘是小林氏的人，海桐当然知道。

傅凌云接着一脸关切地问：“夫人，三妹妹那里有好消息吗？薛大夫怎么说？”

小林氏的目光从傅凌云脸上移开，叹息道：“唉，薛大夫说，你三妹妹的额头可能要留疤……”

“啊？这可怎生是好？三妹妹岂不是要破相？”

傅凌云话里肯定的语气让小林氏不悦：“凌丫头，薛大夫说，只有雪肌膏能祛疤，你外祖母家有雪肌膏，我要照顾你三妹妹，你去外祖母家拿吧。老夫人许久不曾见你，该想你了。”

她直接用的命令语气，不给半句反驳的机会。

果然是为了雪肌膏。傅凌云冷笑，分明笃定她爱护妹妹，答应下来后，一定会跟外祖母死求的。

梨蕊院的管事嬷嬷张嬷嬷在一旁帮腔：“夫人放心，大姑娘最是孝顺，又最心疼三姑娘，肯定能拿到雪肌膏的。”

几个丫鬟纷纷附和。这些人这么一肯定，到时候她若拿不到，小林氏说她不尽力，一个不孝的罪名和一个罔顾妹妹毁容的罪名就顺理成章地落在她身上。

傅凌云心中大怒，面是却不显，连连咳嗽，脸上适当地露出焦急，虚弱无力地说：“咳咳，夫人，我现在就去，我……”

傅凌云要起身，忽地一下子软倒在贵妃榻上：“我怎么就偏偏生病了呢？夫人，这可怎么办？我带病去外祖母家，外祖母肯定不悦，那雪肌膏……”

“不用急，不用急，你三妹妹的伤是伤，你的病也是病，养好了病再去不迟。”小林氏恨不得一脚把傅凌云踹到林府，话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

傅凌云则暗道，薛大夫的医术不可否认，但自己老是无缘无故地生病，还病得那么巧合，真是她身子骨弱吗？这一次，就看看为女儿着急的小林氏是否能让她快点痊愈了。

她可没忘记，前世死时，傅再云说过：小林氏曾害得大林氏难产。